

歌女集

汝龍譯

歌女集

著夫訶契・東安

譯 龍 汝

目次

歌女	三
哀傷	一三
在流放中	七三
泥潭	三九
藥劑師的妻子	六九
昂貴的課業	七九
假面	八九
塞琳	九九
西諾琪卡	一〇九
男朋友	一一九
散戲以後	一二七
附錄：契訶夫和他的小說（汝龍）	一三五

歌
女
集

歌女

當初她還比較年青、漂亮，嗓音也比較清脆的時候，有一天她的捧場人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·考爾巴科夫坐在她那消夏別墅的外屋裏。天氣悶熱得受不了。考爾巴科夫剛剛喫過中飯，喝了滿滿一瓶品質低劣的甜酒，覺着心緒惡劣，一肚子不高興。兩個人都煩悶，等着白晝的炎熱消退，好出去散一散步。

忽然，門口來了奇突的門鈴聲。考爾巴科夫本來脫了上衣，趿着拖鞋，坐在那兒，這時候跳起來，探問的瞧着巴霞。

『一定是郵差，再不然就是女朋友，』歌女說。

『真是給郵差或者巴霞的女朋友撞見，考爾巴科夫倒也不在乎，不過爲了小心起見，他還是趁巴霞跑去開門的時候，收斂衣服，走到隔壁房間裏去了。使得巴霞喫驚的是門口站着

的不是郵差，也不是女朋友，卻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，年青漂亮，裝束上流，而且從外表的一切徵象看來，她也正是個上流女人。

這個陌生人臉色蒼白，有點氣喘，倒好像剛剛爬上一道高樓梯似的。

「有甚麼事嗎？」巴霞問。

那位太太沒有立刻答話。她往前走一步，慢慢的看一看房間裏，坐下來，那樣子彷彿是說她累了，或者有病，因此站不住了。隨後，她想開口說話，可是她那蒼白的嘴唇卻抖了很久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我的丈夫在這兒嗎？」臨了她總算說出來了，就抬起她的大眼睛和沾着淚痕的紅眼皮瞧着巴霞。

「甚麼丈夫？」巴霞小聲說，忽然十分害怕，手脚一齊冰涼了。「甚麼丈夫？」她又說一遍，開始發抖。

「我的丈夫……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·考爾巴科夫。」

「沒……沒有，太太……我……我不認得您的丈夫。」

沉默了一分鐘。陌生人有好幾回用手絹擦了擦蒼白的嘴唇，屏住呼吸，好壓住她的心

顫抖；巴霞呢，一動也不動的站在她面前，像一根柱子似的，帶着驚奇和恐懼瞧着她。

「那麼您是說他不在這兒？」太太問，這一回說話的聲調沉穩了，她古怪的微笑著。

「我……我不知道您問的是誰。」

「您可惡、卑鄙、下流……」陌生人嘟囔道，帶着仇恨和憎惡打量巴霞。「對了，對了……您可惡。我總算能够當面跟您說明這話，實在高興得很，高興得很！」

巴霞覺着自己使得這位身穿黑衣服、眼神氣憤、手指頭白而且細的女人生出了一種又討厭又不像樣子的人物的印象，就開始爲自己的胖胖的紅臉蛋、鼻子上的麻癢、額頭上的那絡頭髮害臊——而額頭的那絡頭髮偏偏無論如何沒法梳到後面去。她覺着要是自己瘦伶伶的，臉上沒有撲粉，額頭上沒有劉海，那她就可以掩蓋她那並非「上流」的身分，她就不會在這素不相識的神祕的太太面前覺着那麼驚慌，那麼害羞了。

「我的丈夫在哪兒？」太太接着說。「雖然他不在這兒，我倒也不在心上，可是我應當告訴您：款子已經不見，他們正在找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……他們要逮捕他。這都是您幹的好事！」

太太站起來，十分激動的在屋裏走來走去。巴霞瞧着她，怕得很，根本沒有聽懂她的話。

「今天他們就要找到他，逮捕他。」太太說，猛的哭出來，從這聲音裏聽得出她的憤慨和煩惱。「我知道是誰把他弄到了這種可怕的地步！下流的、可惡的東西！討厭的、愛財的騷娘們兒！」太太的嘴唇牽動着，她的鼻子憎惡得皺起來。「我是個弱女子……您聽着，下流貨……我是個弱女子，您比我強橫；不過總有人保護我和我的孩子！上帝是全看見的！他公道！他要爲我流的每一滴眼淚，爲我熬過的那些失眠的夜晚，懲罰您！這一天總要來的，到那時候您就會想起我了！」

緊跟着又是沉默。太太在房間裏走來走去，絞她的手，巴霞仍舊驚愕的呆望着她，沒有聽明白她的話，就心會出甚麼可怕的事。

「太太，這事情我一點也不知道，」她說，忽然哭了。

「你撒謊！」太太叫道，向她閃着氣沖沖的眼睛。「我甚麼都知道！我早就知道您了。我知道上個月他天天上您這兒來！」

「不錯。那又怎麼樣呢？那又怎麼樣呢？我有很多的客人，可是我並沒有硬拉着人家來啊。愛來不來，各聽自由。」

「我告訴您：他們已經發現款子不見了！他在衙門裏盜用了公款，爲了您這麼一個……」

東西，爲了您，他居然去犯罪！聽着，」太太用堅決的口氣說，猛的站住，面對着巴霞。「您可以沒有節操，您活着就爲了做壞事——這是您的目的；可是誰也想不到您墮落得這麼深，連一點人味兒都沒有留下！他可是有妻子，有兒女。……要是他定了罪，流放在外，我們，孩子跟我，就要餓死。……您要明白這個！不過眼前還來得及把他跟我們救出來，免得受窮，丟臉。要是今天我拿給他們九百個盧布，他們就會放了他。只要有九百個盧布就成！」

「甚麼九百個盧布？」巴霞輕聲問道。「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我沒有拿過。」

「我不是跟您要九百個盧布。……您沒有錢，我也不是跟您要錢。我跟您要別的東西。……像您這樣的女人，男人通常總會送些貴重東西的。只要把我丈夫送給您的東西還給我，就成！」

「太太，他從沒送過我甚麼東西！」巴霞漸漸明白了，哭起來。

「那筆錢上哪兒去了呢？他自己的錢也好，我的錢也好，別人的錢也好，他都花光了。……那些錢都跑到哪兒去啦？我求求您聽我說！我氣迷了心，對您說了許多難聽的話，可是我道歉就是。我知道，您一定恨我，可是如果您有同情心的話，那就替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！我求您把那些東西還給我！」

「嗯……」巴霞說，聳了聳肩膀。「我倒願意給，可是求上帝做我的見證，他從沒送過我甚麼東西。相信我，我說的是良心話。不過呢，您的話也說得對，」歌女慌張的說。「他真的送過我兩樣小東西。要是您樂意，我當然可以退還。」

巴霞拉開梳妝台的一個抽屜，從那裏面拿出一個包金的鐲子和一個鑲着寶石的細戒指。

「請拿去！」她把這些東西交給客人，說。

那位太太臉紅了，而且她的臉在顫抖。她生氣了。

「您給我的甚麼東西啊？」她說。「我又不是來告幫，我跟您要的是那些不歸您所有的東西……是那些您藉了您的地位向我丈夫硬敲詐來的東西……唉，那個軟弱而倒楣的男人！禮拜四那天，我瞧見您跟我的丈夫在碼頭上，那時候您戴着貴重的別針和鐲子。所以您用不着跟我裝伴！我最後一回問您：那些東西，您到底給不給我？」

「天吶，您這人多麼奇怪，」巴霞說，漸漸生氣了。「我跟您老實說，除了這鐲子和這小戒指以外，我從沒見過您的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送給我甚麼東西。他只送過我一些甜點心。」
「甜點心！」那個素不相識的人笑道。「在家裏，孩子們甚麼要的也沒有，您倒在這兒有

甜點心喫。您決計不退還那些禮物嗎？」

這位太太沒聽到答話，就坐下來，望着空中發呆，想心事。

「現在可怎麼辦呢？」她說。「要是我弄不到九百個盧布，他就毀了，孩子跟我也都毀了。我該弄死這個下賤女人呢，還是對她跪下來央告？」

太太把手絹蒙在臉上，抽抽搭搭的哭了。

「我求求您！」巴霞聽見這個素不相識的人一邊哭，一邊數說。「你瞧，您敲詐我的丈夫，把他毀了。救救他吧。……您不顧念他，可是孩子……孩子……孩子做了甚麼錯事呢？」

巴霞想像那些小孩站在街上餓得直哭，她就也哭了。

「我有甚麼辦法呢，太太？」她說。「您說我是下賤的女人，說我毀了尼古拉。彼得羅維奇，我呢……要在萬能的上帝面前跟您老實說：我沒有拿過他甚麼東西……在我們這個班子裏只有莫嘉纔有一個闊人捧場；剩下我們這些人都只能靠自己掙錢過日子。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是一位很有學問、很文雅的上流人，所以我才招待他。上流人來了，我們是不能不招待的。」

「我跟您要那些東西，給我那些東西！我在哭……我在低聲下氣……要是您樂意，我就

跪在您面前！只要您樂意就行！」

巴霞嚇得叫起來，搖她的手。她覺得這個臉色蒼白、容貌美麗、說話像演戲那麼漂亮的女人也許真的會純粹出於驕傲，出於炫耀，在她面前跪下來，好顯出自己高尚，弄得歌女下不了台。

「好吧，我把東西拿給您就是！」巴霞說，擦一擦眼睛，忙碌起來。「遵命。只是這都不是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的……我是從別的先生那兒收下的。依您就是……」

巴霞拉開櫃子頂上的一個抽屜，拿出一個鑽石的別針、一串珊瑚的項鍊、幾個戒指和鐲子，把它們統統交給那位太太。

「要是您高興，就都拿去，不過我從沒拿過您丈夫的甚麼東西。拿去吧，發財吧！」巴霞接着說，由於下跪的威脅而生了氣。「要是您是太太……他的合法的妻子，那您就該管束他。我想應該這樣！我沒有請他來；是他自己要來的。」

那位太太含着眼淚，瞧一瞧歌女給她的東西，說：

「東西還沒有完全拿出來……這點東西值不到五百個盧布。」

巴霞一賭氣，從櫃子裏丟出一個金錶、一個煙盒、一副袖扣，揚起手來說：

「我是一點東西也沒有了……您儘管搜吧！」

客人嘆一口氣，伸出發抖的手，把那些東西包在她的手絹裏，一句話也沒說，頭也沒點一下，就走出去了。

隔壁房間的門開了，考爾巴科夫走進來。他臉色蒼白，愁得不住的搖頭，彷彿嗅了甚麼很苦的東西似的；眼淚在他的眼睛裏發亮。

「您送過我甚麼東西？」巴霞問道，向他撲過去。「我倒要問一聲：甚麼時候您送過我東西？」

「禮物不禮物……那倒是小事！」考爾巴科夫說，搖了搖頭。「我的天！她在你面前哭，她居然這麼委屈她自己……」

「我倒要問您，您送過我甚麼禮物啊？」巴霞叫道。

「我的天！她，正派、高傲、純潔……她差點在……在這個婊子面前……跪下來！這都是我逼她做出來的！是我鬧出來的！」

他用兩隻手抱住頭，哼唧唧唧。

「不，爲這件事我永遠也不能原諒我自己！永遠也不能原諒我自己！躲開我……你這賤

人！他憎惡的叫着，躲開巴霞，用發抖的手推開她。『她居然要跪下去，而且……跪在誰的面前？跪在你的面前！哎呀，我的天吶！』

他趕快穿好衣服，輕蔑的推開巴霞，往門口走出去了。

巴霞躺下來，開始嚎啕大哭。她想到她賭氣的拿出去許多東西，已經後悔了；而且她覺着委屈。她想起三年前一個商人怎樣無緣無故的打她，就哭得越發響了。

哀傷

鑄匠格里高里·彼德洛夫在加爾慶斯柯伊鄉是早已出名的優秀工匠，同時又是出名的最沒用的農民。他正在把他那生病的老太婆送到地方醫院去。他得趕車走三十俄里●的路，那條路糟糕得很。哪怕政府郵車的車夫也難對付這條路，像鑄匠格里高里這樣的懶漢就更不成了。刀割一樣的冷風迎面吹來，四面八方甚麼也看不見，只有雪花的雲霧在打轉兒，弄得誰也說不清這雪是從天上落下來，還是打地裏升上來的。由於這片雪霧作怪，田野、電線桿、樹林都看不見了。遇到一陣特別大的風向格里高里颳過來，那就連馬頭上面的馬轆也看不見。有氣無力的、又弱又小的馬勉強的往前爬着。牠費盡力氣纔從深雪裏抽出腿來，腦袋一

顫一顫的。鐵匠急着要趕路。他在前面的車座上坐也坐不穩，身子聳上聳下，不斷地拿鞭子抽馬背。

「瑪特遼娜，你別哭了，……」他喃喃的說。「稍爲忍一忍吧。求上帝保佑，咱們總會趕到醫院的，那你馬上就會好了，就是這麼的。……巴維爾·伊凡尼奇會給你一點點藥水，要不然就叫他們給你放血，要不然他老人家一高了興，就會拿點酒精甚麼的給你擦一陣——那就會……把你那點病打腰裏抽出去了。巴維爾·伊凡尼奇一定會盡力的。……他固然會嚷啊叫的，躁腳，可是他一定會盡力。……他是個好老爺，心腸軟，求上帝賜給他健康！……等我們一到了那兒，他馬上就會打他房間裏躡出來，把我數落一頓。『怎麼樣？爲甚麼會這樣？』他叫道。『爲甚麼你不挑好了時候來？難道我是一條狗，得整天價跑來跑去的伺候你們這些鬼東西？爲甚麼你不早上來？走開。該死的東西。明天再來，』我就說：『大夫老爺啊！巴維爾·伊凡尼奇你老人家呀！』快走，他媽的，你這鬼東西快走！」

鐵匠拿鞭子抽馬，也沒看一眼老太婆，只顧自己嘮叨下去：

「你老人家！皇天在上，說老實話……我給您畫個十字，天剛一亮，我就動身了。既是主……聖母……發了脾氣，降下這麼一場大風雪，我怎麼能早到呢？請您替我想吧。……哪怕